

殷家肉铺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5923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5923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7 Words: 4,531 Chapters: 1/1

殷家肉铺

by [junshanyue1010](#)

Summary

二郎烧饼店老板姬发娶了殷家肉铺老板殷郊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故事。
双 ，生子，非常非常雷，很土，很傻逼，慎入

殷郊是城东头殷家肉铺的老板，这家肉铺本来是他爹屠户殷寿的，只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倒霉爹不知道搁哪弄来一只白狐狸，非得养，闹得家里鸡飞狗跳，买卖也不做了，甚至还把他娘休回了娘家，不想有一天狐狸跑了，老屠户上山去撵结果掉下山崖摔死了。从此他就接替了他老爹的生意，干起了肉铺养活自己。

殷郊如今年方二十，生得健壮，脸却长得十分漂亮。卖肉的活计他早就干的游刃有余，每天站在摊子前，赤着上身剁猪肉，手起刀落，案板上的猪肉抖三抖，一身饱满的肌肉也抖三抖，收了刀，眼前的猪肉肥是肥，瘦是瘦，排骨是排骨，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加上他这人单纯善良又实诚，从不缺斤少两，大家买肉都喜欢来他这儿，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殷郊的肉铺对面是二郎烧饼，摊主叫姬发，是老姬家的老二，他家老爹和大哥在乡下种了不少小麦，姬发说吃不完的麦子干放着也不过等着发霉，不如想办法换成钱，就进了城用自家产的面粉烙饼卖，每天清晨，那饼一出炉，香飘十里，第一天出摊的时候就给对面的殷郊香迷糊了，掂量着自己还没吃早饭，就到他摊子上买。

“小哥，你这饼怎么卖呀？”

姬发抬头看他，对上一双懵懂干净纯真的眸子，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饼差点没拿稳掉地上，一定是烫得，他想。

“哎，能不能先把我的饼包好？”

殷郊前面的顾客不满的说。

姬发赶紧回过神，一边道歉一边扯过一张油纸包了饼送到人家手上，随后定定的看着他，

一脸痴笑说：

“小饼三文，大饼五文。”

“那我要两个小……”

殷郊还没说完，姬发就包了三张大饼拉过他的手重重的放上去。

“我……”殷郊懵了。

“送你的，不要钱，你太瘦了，多吃点，吃好了再来。”

姬发一串话弄得他不好意思起来，一脸真诚的道了谢，晃着饱满的胸肌走了。

不一会儿他又返回来，手里提着一块通红精瘦的肉，递到姬发跟前，说：

“小哥，谢谢你的烧饼，这块好肉送给你，是我精挑细选的，我是你对面肉铺的殷郊，以后大家就是邻居啦。”

殷郊，姬发心中默念，透过那块猪肉盯着他那两只白花花奶子，喃喃道，

“对，是块好肉。”

从那以后，二人就熟识起来，每天早上二郎烧饼店第一锅烧饼刚出炉，姬发就千挑万选了几个擀得最圆用的面最实在的几个送给殷郊，殷郊也时常送猪肉给他，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了这条街上关系最好的兄弟。

殷郊多年来孤苦伶仃，对拥有好兄弟的生活非常满意，只是最近他很苦恼，原因是一个北边猎户的儿子叫崇应彪的最近在他家附近新开了家皮毛店，总是穿的像个野人似的来骚扰他。一开始他以为他只是个有些刁钻的顾客，就陪着笑脸招待，谁知道时间长了，这人就贱吡吡的天天在他摊子前晃悠来晃悠去，每回肉买不到二两，还对他动手动脚。

殷郊是个憨实的好人，不好对他动手，也不会泼辣的骂人，一来二去就被占了不少便宜。

这天，崇应彪穿着一身狼皮大氅，人模人样，神气得很，大摇大摆晃到了他摊子前，露出邪痞下流的笑。

“哟，殷郊，今天怎么出摊这么早？”

“彪子哥要选肉吗？”

崇应彪伸手摸上他的胸，神情猥琐，“哥哥喜欢你这块肉，你卖不卖？”

“彪子哥，你别这样……”，殷郊又气又恼，又不会还嘴，急得眼眶都红了，却也只会小声哀求他不要欺负自己。

“怎么？跟着哥哥吃香喝辣不好吗？跟着姬发那个卖饼的有什么好？那破饼就那么好吃？”

崇应彪不满，开始挑衅，随后就被飞来的一张邦硬的烧饼打中了脑袋。

他怒而回头，看见姬发挽着袖子捏着拳头走上来，二话不说朝他的脸抡了一拳头。

“你少碰他！”

崇应彪个暴脾气瞬间上来，两人遂扭打做一团。殷郊在一旁急得不行，喊道，“二哥，你们别打了”——自从知道姬发是家里老二，殷郊就这么称呼他。

最后的结果是勇武的二郎烧饼老板获胜，当然脸上也挂了彩，落败的崇记皮毛行老板顶着一脸能立刻转行去卖酱油的青紫，骂骂咧咧的悻悻离开。

殷郊把姬发带回家，仔细地给他脸上上药，心疼不已。

“二哥，你不必为了我惹他的。”

“我绝不能让他欺负你”，姬发深情款款地说，随后又想到崇应彪每天换着不同禽兽的皮在大街上耀武扬威的模样，无比嫌恶道，“而且我早看他看不顺眼了。”

“可是……”

“殷郊，我……”，看着近在咫尺的美丽容颜，扑闪着大眼睛对着他，姬发心一横，闭上眼睛亲了过去。

殷郊脑子里有一道白光炸开，震惊的瞪大了眼。

姬发松开他，眼神躲闪，内心慌乱，“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可是殷郊，我真的喜欢你！”

殷郊想起姬发每天殷勤地为他送来最香最热乎的烧饼，自己忙完了还来帮他收摊，今天竟还顶着这样一身弱柳扶风的小身板，不惜被崇应彪暴揍，也要为他讨回公道，心里一阵暖流流过。

“二哥哥，我……我也喜欢你。”

可是他想起自己身体的异于常人之处，又自觉配不上姬发，失落地道：

“二哥哥，你喜欢别人吧，我……我生得很奇怪，你会嫌弃的。”

姬发听见他说喜欢，脑子里晕乎乎的，仿佛看到了“囍”字和漫天的大红，耳畔隐隐约约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却突然听见殷郊如此妄自菲薄，不可思议道：

“殷郊，我怎么会嫌弃你，我爱都来不及，听到你说也喜欢我，你都不知道我多开心。”

殷郊看着他摇了摇头，良久下定决心般叹了口气，拉着姬发到了里屋，自己坐到炕上解了裤子朝他打开双腿。

“你看……”

姬发愣愣地盯着殷郊富有肉感的双腿间多出来的那朵花，脑子嗡嗡的。

殷郊见他不说话，以为姬发果然嫌弃他，失魂落魄道，“二哥哥，你走吧……”

姬发却捧住他的手，认真道，“不，很美，我很喜欢，不管你是什样子我都喜欢，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啊殷郊！”

殷郊感动地凝眸望他。

两人干柴烈火，很快滚到了炕上，姬发埋在他饱满的胸脯里，感受心的阵阵跳动，在两人饱含情欲的沉重喘息中，提枪进入那口紧窒湿滑的穴。从未体验过的快乐让二人如踩在云上，对彼此的爱意也更荡漾了几分。

（姬发：在一声声哥哥中迷失自己☺）

从那以后，两人食髓知味，愈发没羞没臊起来，有时收了摊，姬发走过来朝他使一个眼

神，殷郊就软了腿，穴里湿润起来，打湿了褰裤。两个人便匆匆进了屋子，门将将虚掩着，就抱到一起，在屋内各个角落行事，把交合的痕迹弄得到处都是。事后都是殷郊累瘫在炕上，而姬发则神采奕奕地给他清理。

这天夜里，黑灯瞎火，姬发摸到殷郊屋子窗下，一瞧那窗没关，知道这是在等他，遂翻窗入内，搂住炕上的人，朝人脸上落下火热又急切的亲吻。

殷郊等他多时，有点不满，喘息着嗔道：

“二哥哥，你怎么才来？”

回应他的是大开大合的奔操，爽得殷郊淫水四溅，口中哀哀叫唤。

姬发爱惨了他绵软饱满的奶子和身下紧窒湿滑的软穴，一边揉他胸脯，一边用自己那根淫棍搅弄他穴里，恨不得死在他身上。

而殷郊的身体逐渐被姬发开发出淫性来，姬发操得越狠他越舒坦，遒劲有力的双腿死死缠在姬发腰上，恨不得被塞得满满当当。

共赴极乐之后，两人拥抱着彼此享受高潮的余韵，姬发心里舒爽又满足，拉起他的手与他十指相扣，无比郑重的说：

“殷郊，你嫁给我吧，我会好好保护你，绝不让你受欺负！”

殷郊躺在他怀里喘气平复，面上红晕还未消散，心里一阵甜蜜，羞涩地答应道：

“嗯。”

两人成亲以后，照例还是殷郊卖猪肉，姬发卖烧饼，姬发看着媳妇天天裸着上身抛头露面的招呼生意，白花花的奶子就那么在人前晃来晃去，心里又酸又妒，盘算着怎么让自己的好媳妇放弃这桩生意。

终于在姬发的不懈努力下，殷郊揣了崽子，姬发眼瞅着机会来了，脸贴在殷郊的肚子上，闷闷地说：

“媳妇儿，以后别出去卖猪肉了。”

“为什么？”

“你现在有了身子，见不得血光，杀猪剁肉多血腥，对孩子不好。”

姬发抬头看他，一本正经地说。

殷郊听了这话若有所思，还没琢磨明白，姬发又接着说：

“以后待在家别出去了，我赚钱来养你和孩子。”

殷郊感动极了，他家二郎居然待他这样好，顺便脑补了下姬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烙大饼，用他那小身板推着摞起来比他人高的烧饼出去吆喝，顿时心疼得要流下泪，不舍地说：

“可是你一个人养我和孩子多辛苦啊，我得帮你。”

姬发幸福得也要流下泪来，他的好媳妇居然这么体贴他，他抱住殷郊，灵光的脑瓜子一

闪，就想出一个点子。

“以后你别卖猪肉了，我也不卖烧饼了。”

“啊？”

“咱们卖包子，卖馅饼，还有锅贴馄饨什么的，都行。”

“你在家把馅儿剁好，我包好蒸上推出去卖，这样还赚得多些。”

天呐！他居然嫁了这样一个机灵能干待他好会赚钱的好相公，殷郊感觉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完全忘了姬发刚刚还说剁肉血腥的话，激动得在姬发脸上亲了一口，甜甜地说了声“好，都听你的”。

姬发开心得把他抱起来转了好几圈。

殷记包子铺就这么红红火火的开了张，街坊邻里都来捧场，只有崇应彪戴着一顶狗皮帽子跑过来嘴贱嘲讽：

“呵，我倒要看看什么时候倒闭。”

姬发气得欲拿肉包子砸他，又想这可是他媳妇辛辛苦苦剁的馅，怎么能便宜了这个禽兽，遂作罢，直接无视他，高高兴兴和殷郊一起招呼客人。

他们小两口的包子铺并没有如崇应彪所愿关门大吉，反而越来越热火朝天，反倒是崇记皮毛行生意越来越惨淡，因为城里的富人常宴饮游乐，喜欢绫罗绸缎这样轻便雅致的衣料，不爱他那些粗俗野蛮的皮毛，崇应彪怒骂这里人不识货，卷了铺盖回了北边。

因着姬发脑子灵光手艺超群，又有殷郊这个贤妻在旁扶持，包子铺赚了不少钱，很快他们盖了新家，再开春的时候殷郊在新家暖烘烘的炕上生下一个女儿。

姬发抱着软乎乎的女儿，整个人飘然，从此更加干劲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姬发养得好加上天赋异禀，殷郊奶水很是充足，两只奶子总是鼓鼓胀胀的，姬发爱得不行，每次女儿吃饱，还剩一些就全进了姬发的肚子。一开始姬发正色说要帮他吸出来要不涨得疼，殷郊还觉得他好生贴心，只是姬发吮着吮着就变了味，弄得他敏感的身子渐渐就软在炕上，穴里也湿漉漉起来，殷郊以为是自己太淫荡了，姬发却说别害羞，然后就体贴的埋在他身体里把他顶得两眼发直。

有时候殷郊坐在炕上给孩子喂奶，那双乳就晃得姬发眼热，也不管孩子还没吃完，把人侧放躺在炕上，就从后背抱住殷郊插了进去，殷郊怕摔着孩子，紧紧护住，身上也不敢乱动，任由姬发把他操得汁水横流，实在受不住了便喘着气央求。

“二哥哥，慢、慢些……受不住……”

姬发听了这话哪里忍得了，把孩子从殷郊胸口拿开，放到一边哄睡，重新欺身而上把人好好疼爱。

这样的日子平淡充实，姬发搂着殷郊，殷郊抱着孩子，彼此都觉得很踏实。

这天殷郊坐在屋里奶孩子，却瞅见窗外停了辆宽敞豪华的马车，从里面下来一位穿金戴银，端庄淑雅的贵妇人。

殷郊定睛一看，天！竟是他的母亲姜氏，这么多年过去了，姜氏保养的很好，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美丽，殷郊鼻子一酸，抱着孩子冲出家门，朝姜氏欣喜大喊：“娘！”

姜氏看见自己憨厚的儿子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的模样，心里一痛，想果然被人骗了去生孩子，一下子流下泪来。

“娘，你怎么来了？”

殷郊对着他娘傻笑，姜氏以为自己儿子被人骗了还帮着数钱，气得在心里痛扁了那个拐了她宝贝儿子的臭男人八百遍。

原来姜氏回娘家后，一直住在哥哥家里，这几年殷郊的舅舅做生意发了大财，姜氏也摇身一变成了贵妇人，想起自己可怜的儿子还在受苦，难受的食不下咽，哥哥心疼妹妹，就派车送姜氏来接殷郊一起回去，并宽慰妹妹，“文焕去年考了功名，不愿意和我做生意，我就只有郊儿一个外甥，让他回来接管咱家的大酒楼。”

姜氏想起哥哥的话，一边抹泪一边对殷郊说：

“郊儿，都怪你那个早死的爹，你受苦了，娘来接你回家，咱不过那苦日子了。”

“娘说哪里话，郊儿这些年过得很好，还成亲有了女儿，娘你看，您有外孙女了呢，她多可爱呀。”

姜氏看到儿子怀里那玉雪可爱的小团子，想到儿子被骗婚还懵然不知的凄惨生活，差点晕过去。

不一会儿姬发卖完包子推着车回来了，殷郊大老远朝他兴奋不已的打招呼：

“姬发！这是我娘！”

随后一位妇人怒气冲冲的回头瞪他，头上金步摇晃得飞起。

姬发：😡😡

一切解释通之后，殷郊姬发便带着孩子随姜氏回了殷郊老舅家，朴实无华、不善言辞但勤劳能干的姬发很快便取得了殷郊娘家人的信任，殷郊老舅放心地把家里酒楼交给姬发打理，看着姬发衣着朴素忙前忙后的样子，对妹妹感叹道：

“唉，姬发真是个好小伙子，他竟全然不图我偌大家业，对咱家郊儿还一心一意，真是正人君子、青年才俊、前途无量啊！”

姜氏拢了拢姬发送给她的没有一根杂毛的白狐裘，深以为然。

姬发虽然为人忠实，却极具经商头脑，没几年就把酒楼生意照顾的九州有名，他用巨额分红带着媳妇孩子到京城新开了家酒楼，又广泛投资其他行业，什么瓷器珠宝布匹香料，最近还兼并了在京城也开不下去的崇记皮毛行，都通通打上“殷记”的招牌，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

年纪轻轻就走上人生巅峰的姬老板，刚和崇应彪签下店铺转让的书契，神清气爽地友好目送崇应彪骂骂咧咧地离开，又鄙夷地嗤笑他走路不看路被门槛绊倒差点摔个狗啃泥。随后美滋滋回了自己五进的宅院，举起前来迎接他的甜甜的女儿转了几圈，便奔向他和殷郊起

居的二层小楼，亲了亲千工拔步床里盖着锦绣薄衾仍在沉睡的殷郊，温柔的轻抚媳妇高高隆起的肚腹。

没错，殷郊又怀孕了。

姬发现在每天都沉浸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里，他的快乐很简单。

哎，姬发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人。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